

张闻天
早年文学
作品选

张闻天 早年文学 作品选

程中原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57409

057409

出版说明

张闻天是我国著名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热情战士。本书所选张闻天自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五年的文学创作及评论，都曾在当时的报刊上登载或出版过单行本。这次收集，由编者对个别明显讹误作了订正。

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246,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11 $\frac{3}{8}$ 插页2

1983年6月北京第1版 1983年6月天津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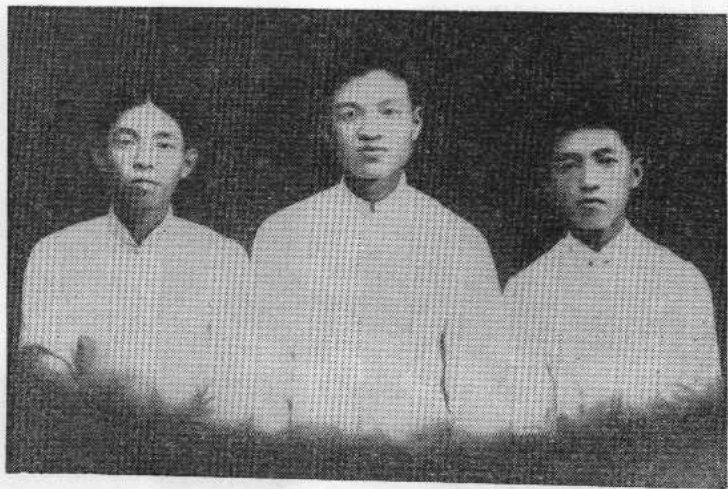
印数 0,001—2,900

书号 10019·3454

定价 1.80元



張聞天



一九二〇年夏和沈泽民(右)同赴日本,行前与沈雁冰(左)合影于上海。



一九二七年与弟弟健尔合影于莫斯科。

序

关于张闻天同志早年的文学活动，特别是他写的长篇小说《旅途》，在今天出版，是富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象闻天同志这样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们熟知其中年以后的活动，而很少知道他早年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活动。现在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程中原等同志编选了闻天同志早年的文学翻译和创作作品文集，这就填补了未来的党史关于闻天同志经历的一个空白。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大事。

程中原同志写的评论《旅途》的长文^①，我读后完全同意他的论点。我是早就从事文学活动的，但直到一九二七年秋，我才开始创作，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

这也教育了现在年青的一代，应该学习闻天同志，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和广博的书本知识，才能左右逢源，或从事文学活动，或从事政治活动；而在活动中逐渐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也在活动中从实践检验自己的活动。

茅 盾

一九八〇年五月廿九日，于北京

^① 载《淮阴师专学报》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目 次

序 茅 盾 1

· 小 说 ·

旅途 3
逃亡者 129
恋爱了 136
周先生 148
飘零的黄叶 158

· 剧 本 ·

青春的梦 169

· 诗 文 ·

心碎 243
西湖滨的早晨 248
法朗克的舞蹈 249
随感录 250
绝妙的对照 252
“死人之都”的重庆及其他 254
生命的急流 257

· 文学评论 ·

生命的跳跃	263
——对于中国现文坛的感想	
从梅雨时期到暴风雨时期	274
读《红楼梦》后的一点感想	277
王尔德介绍	280
科路伦科评传	327
《狗的跳舞》译者序言	339
倍那文德戏曲译者序言	344
附录：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简表	347
编后记	358

小 说

旅 途*

上 部

一

四周围静悄悄的，和风吹在街道两旁列树的树叶上，发出沙沙的叹息。这时正是下午二点钟光景，天气非常和暖，淡蓝的天空中航着朱红的太阳。远在北方的山顶上，我们可以看见几片白云，懒懒躺着。各处办公室内，一般美国人都忙着他们的工作，虽是他们打着呵欠，可是大家都没有休息，倒着头睡的不用说更没有了。只是在某工程局办公处的一只桌子旁边有一个中国工程师低着头默不作声。他的美国同事以为他睡着了，大家嗽着嘴或是丢着眼色轻轻的笑。

那是一个年纪不到二十五岁的少年，虽是他的头低着，可是他并没有睡。有时他抬起头来，眼睛张的很大地茫然望着远处。他的同事们以为他们的笑声把他闹醒了，很觉不安，其实他并没有听到他们的笑声，他的眼睛中也没有看到他们的影子。这因为他心中起伏着的情绪太猛烈了，他脑中激动着的思想太重复了。他只是挣扎着在情绪的海浪中；他只是旋转着在思想的迷宫中；客观世界的存在在他已经没有了。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四年《小说月报》第十五卷第五、六、七、九、十、十一、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列入“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

而引他这种感情，这种思想的，不过是一封自中国寄来的短短的信！那信上说：“我亲爱的凯哥：我的嫁期只有一个星期就到了。母亲和嫂嫂们现在都竭力在预备我的出嫁，竭力要把我推到一个我所不爱的男子那里。我呢——我现在只好让她们把我当作死尸一般去推着——其实我已经是死尸了，我已经不晓得我是在那里了。凯哥，怎样寒冷的前面的黑暗呀，我已经不能走了。……”下面署名的是蕴青。字迹异常潦草，像写者在非常忙碌中乱涂似的。

忽然他似乎醒了。拿起那封信来看了一下，重又放下。他感觉到针刺一般的痛苦与无声的心的哭泣。这在他不免太过分了。他立了起来，请了假，一刻也不停的奔到外面街道上，无目的地顺着街道一直走去。他尽走着，尽走着，走过石路，走过泥路，一径走到满生小麦的田亩中去。最后他的思想没有了，感觉也麻木了，他在麦田中呆呆坐了下来。想起她时，他就哭了；看着自己现在的模样，他又狞然地笑了。

等到他回到自己的旅馆里，已是深黑的时候了，他没有拧开电灯，没有吃饭，也没有脱衣，倒在床上昏昏的睡了。醒来后，天还没有亮，隔壁的自鸣钟只打了二下，四周围一点声音也没有，亚罗镇和亚罗镇的人一般，在静寂中睡着了。他一翻身立了起来，走到窗口前，望着荒凉的街道，蓝空中只有几个星儿闪烁着。黑夜的呼吸，使他觉到寒凉。他叹了一口气，又回到床沿上坐下。他想：这个时候，在西半球醒着的恐怕只有他一个人了，多么孤寂呀！多么无聊呀！这样的人生，生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但是在东半球的一角上也许她现在正醒着，她是应该醒着的，正想着他，正为了他哭泣着，悲痛着。如其是这样，他的存在也不至完全没有意义吧，因为为了爱而生活，不就是生活的

意义吗？

他正在这样思索时，无意中他的手探到裤袋里，触到她所给他的信。那封自中国寄来的短短的信！它说的甚么？它不是说她的嫁期一个星期就到了吗？一个星期！他计算着。那末她出嫁以来已有二个多星期了。在这二个星期内，她做了什么，那不相识的男子对她做了什么？他的要求！她拒绝了他的要求还是接受了他的要求呢？……想到这里，他再不能想下去了。他的身体颤抖着，他愤怒如象一只被欺的狮子，他的热泪如泉水一般从眼眶中涌了出来。他真的哭了。眼泪从面颊上流下一直落到身上，吸收在他的衣服里。

明天早上他在床上满身发热，他只是呻吟着。房主人看见他有了病，就替他着急的了不得，立刻去请了一个医生来。医生说这是伤寒症，要立刻见好很不容易。他开了一张单子，说还有别事就走了。房主人也很忙，所以也不得不走，虽是走时回头对他看了好几次。钧凯于是又一个人睡在床上发烧着而且呻吟着。他并不怨恨他的病躯，不但不怨恨，他还希望他的生命从此就告一终结：这样就可免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

过去的事情在他的病梦中掠过他的脑筋，如象浮云掠过青色的晴空。那楼房，那花园与她的声音笑貌，都在他的心眼中再现了出来。虽是有许多记忆，非常甜蜜，可以安慰他一点，但是当他想到她嫁前与嫁后的痛苦，他只有闭着眼睛希望他的记忆从此消灭，希望他自己也从此化作乌有。

而他的记忆不能消灭，他的身体不能化作乌有，于是他的心又痛苦，眼泪也不自觉地充满了眼眶。他的身体变成更热，他的呻吟也变成更利害了。

这样病了一星期，虽是有医生天天的诊治与他外国朋友克拉夫妇及克拉小姐等的陪伴，可是他的病并无起色。他的身体渐渐瘦了，他的眼睛也渐渐凹进去了。外面的和风还是那样吹着，朱红的太阳还是那样照着，春之女神招呼着她的伴侣，可是他的病仍旧渐渐沉重了。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病根的所在，除了克拉夫人及克拉小姐。就是她们二人所知道的也大半根据于她们的猜度，不是他自己告诉她们的。他和克拉一家虽都是极知己的朋友，但是他从没有把自己的隐痛告诉给他们。他以为一件秘密事情，被二个以上的人知道了，就失掉它的神秘与庄严；他希望它因他们俩的存在而存在，因他们俩的消灭而消灭。而他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能够对我们的痛苦表真正的同情，能够做我们的镇痛剂，把我们绝望痛苦的路上救了回来。而且他又不知道克拉夫人与克拉小姐就是这一种人。

有一天，钧凯病后的第八天，天气异常温和，蓝色窗帘中射进温暖的朝阳散布在他的床上与他的面上。外面几株树上几只小鸟吱吱叫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只有礼拜堂招集早祷者缓慢的钟声，冲破这和平的空气。克拉小姐一早就来了。她坐在床边一只摇椅上，穿着礼拜日新鲜的服装，她的卷发四散在她年轻的红白色面上，细长的眼睫毛盖着她深蓝的眼睛。她很忧愁地望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他面对着清新的阳光，露出微笑。这一点笑容在他抱病以来，可以说第一次。克拉小姐见他这样，她的愁容也不免转为微笑的了。

“密斯安娜，今天是什么日子？”他忽然面向克拉小姐问着。

“今天是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密斯忒王。”她很温柔地回答着。

“四月二十八日，我的天，——日子怎么过的这样快！”

“什么？你还觉得快吗？你睡在床上已经八天了。”

“八天了？”他回想似地望着前面的空间。“我只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这八天中做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

“你在这八天中病的异常重，有时还发出呓语呢！”

“呓语？——我说了些甚么？密斯安娜，我没有说甚么吗？”

“没有什么。”克拉小姐面上现出微笑，回答着他。

“密斯安娜，我知道我说了什么了。好姊姊，你告诉我吧！”他伸出他的一只手放在克拉小姐的手背上，继而握住了她的手。安娜只是微笑。

“哦！……我知道我说的甚么了！……那封信呢？……密斯安娜，我永远不相信那事情是真实的。我不能相信，我不能相信……”他缩回他的手，面上立刻布满了阴影。

“密斯忒王，你病才有起色，不要那样自己摧残身体。你知道那不是玩的！”

“我的身体！我要我的身体做什么？我不要我的身体！……”他说到这里，把头钻到被窝内，又哭了。克拉小姐面上露出忧愁，默不做声地对他望着。她很想找几句话来安慰他，但是一句话都没有。因为说几句无聊的日常慰语固然不好，而说过于亲密的话也并不妙。房内静悄悄地，太阳光在床上，在地板上慢慢移动着。

“但是你知道——你知道世界上有某一个人对于你表十二分的同情，并且希望你的身体立刻痊愈呢！”克拉小姐忽然温柔地这样说。

“谁？”钧凯把头探出被窝张着泪眼向着她。

太阳光热烈地照着他们俩，“谁？”的声音似乎在和平的空气

中回响着。

二

在二年以前的夏天，天津的天气异常炎热；虽是某工程局内的电扇不息地转动着，可是热度一点也没有减退；局内的办事人大部分在中饭后都在椅子上熟睡了。只有一个身材中等，面色苍白，穿着西装的青年在他的手里翻着一部小说。那就是器俄的 *Les Misérables*^① 了。

他虽是把那部书尽翻着，尽翻着，但是他的思想却并不在那部书上。他近来很觉到生活上的不安，很觉到这种昏昏沉沉的生活的无味。他想世界上最无价值的生活，恐怕就是这种无感情，无痛苦与无趣味的生活了。人和禽兽草木所以不同的地方，就是他能够有多方面的活动，能够变化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为无上的发展。但是他现在的生活呢？每天除了照例的工作以外，就是照例的喝酒与打牌。喝酒与打牌在从前也能填满他空虚的感觉，但是现在他也觉得疲倦了。

他拿着那部小说愈是想，他的心中愈是觉得难过；于是他就立了起来，拿了他的草帽匆匆地走出去了。在炎热的街道上他无目的地走着。他的身上与额上满流着汗。看见一家卖冰淇淋的铺子，他就走了进去，在电扇旁边坐了下来，喝了一瓶汽水，他才觉得清爽了一点，闷气也稍稍平下了一点。忽然听到妇女的声音，他就把眼睛转过去看时，原来是几个女学生装束的女子，后面还跟着二个男子。他们很高兴地说着笑着，一直到王钧凯前面一张桌子上坐下。

① 器俄的 *Les Misérables*: 器俄 (Victor Hugo, 1802—1855), 通译雨果, 法国作家。 *Les Misérables*, 即他的著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

他看着他们高兴的态度，听着他们高声的谈话，觉得很讨厌。这并不是说他对于女子像叔本华^①那样有先天的厌恶；不是的；这是因为在他对于人生这样失意的时候，而他们却这样兴高采烈，不免太使他相形见绌，觉到一种难堪了。他不高兴，他们为什么这样高兴呢？

他向他们斜视了一眼，表示讨厌他们的意思后，就大踏步会了钞，走了出去。外面阳光还是那样热烈。街上来往的人面上都满流着汗；还有许多破褴的工人在太阳底下工作着，他们灰暗色的皮肤上汗像水一般流出，他们用他们肮脏的手自己拭着。但钧凯只是愤愤地走了过去。走了一阵之后，他觉得没有地方可去；他虽是在天津有几个比较亲密些的朋友，但是他现在无论如何不情愿去找他们。后来终究像得到什么主意似的，回转身向着公园去了。

公园内男男女女异常的多，但是他们来并不是避暑乘凉，却是来凑热闹的。钧凯在里面走了一阵，一块幽静的地方也找不到，头脑昏昏地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近来很讨厌人群会集的地方，很讨厌所谓社会。他很想找一处清静所在，可是没有一处是清静的。他想他们这样嚷嚷的到底为了什么？他们是怎样的无意识与无目的呵！

他没有权力把他们一个一个赶出去，他也没有力量把他们一个一个来杀掉，他现在唯一的路，就是避开他们了。于是他很愤慨地走出了公园。走了一阵子，他简直想不出一个好的去处。不得已才转了一个弯到朋友陈邦杰的家里。刚巧陈邦杰适从公事房回来，所以他一敲门，就被请进去了。

^① 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1788—186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